

世界禁书文库

SHIJIJINSHUBAIBU
世界禁书百部

赤裸的午餐
被涂污的鸟

远方出版社

世界禁书文库

被涂污的鸟

〔波兰〕西·科辛斯基 著

范 俊 译

第一章

1939年秋季，二战才刚开始几个星期，东欧某个大城市的6岁小男孩，像数以千计的其他孩子一样，被父母送往一个遥远的村庄避难。

一个东行的男人为了得到一笔丰厚的报酬答应带着这个孩子并为他找到愿意收养他的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孩子的父母就把孩子交托给了这个男人。

孩子的父母深信，把孩子送走是使他在战斗中幸免于难的上策。由于战前孩子的父亲在参与了反纳粹运动，他们夫妇俩不得不躲藏起来，免得被抓入德国进行强制性劳动，或者被送进集中营。他们想使自己的孩子远离这种危险并希望最终能合家团圆。

可是，他们的计划被一连串的战事打乱了。在战争和敌军占领的混乱中，人们经常迁徙，行踪不定，结果，这对夫妇和把男孩带往遥远村庄的那个男人失去了联系。说不定他们就这样永远地失去自己的儿子了，他们必须面对这种可能性。

与此同时，那位收养小男孩的老妇在男孩到达后两个月就去世了，此后，小男孩便孑然一身，开始在村庄与村庄之间流浪，有时被人收留，有时则被赶走。

四年来，他浪迹其中的那些村庄的居民与他自己故乡的人们有很大区别。这些村庄里的农民拥有白皙的皮肤，金色的头发和蓝色或灰色的眼睛。他们实行族内通婚，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而那个小男孩却长着橄榄色皮肤、黑色的头发和黑色的眼睛。他

所讲的是知识阶层所用的语言，而东部地区的农民却对此一窍不通。

人们认为小男孩是一个离群流浪的吉普赛人或犹太人。当时四处避难的吉普赛人或犹太人一般都呆在少数民族居民区或纳粹的种族灭绝集中营，在德国人手里，不论是个体还是群体，他们都遭受着最严酷的惩罚。

东部地区的那些村庄已被忽略了好几个世纪了。它们远离城镇，与世隔绝，处于东欧最落后的地区。那里没有学校或医院，也很少有大路和桥梁，甚至连电都没有。人们稀稀疏疏地居住在那片土地上，像他们的远祖们一样。村与村之间为河流、森林和湖泊的主权长期争斗不休。那里唯一有效的法律，就是自古流传下来的“强者为王，富都为尊”的规矩。那里的居民分为罗马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两大派，能使他们团结起来的唯一的事物，是他们的极端迷信以及同时威胁人和动物的数不清的疾病。

他们无知而且粗暴，尽管他们自己并不是有意这样。那里土地贫瘠，气候恶劣。那些河流大部分没有鱼虾，而且还经常泛滥成灾，把大片草原和耕地变成沼泽。那片土地被大片的沼泽地和泥塘分割得支离破碎，而那些幽暗的森林则历来是强梁大盗的栖身之所。

德军的占领只是加深了那片土地的苦难与落后，农夫们一方面不得不把本来就不够的粮食大部分交给常备占领军，另一方面还得向游击队纳粮。拒绝纳粮意味着村庄将受到洗劫，变成一片烟尘弥漫的废墟。

我住在玛塔的小屋里，时刻期待着父母突然会跑来找我。哭是没有用的，再说玛塔对此也毫不在意。

她很老了，总是弓着身子，就好像她老想把自己拦腰折断，

被涂污的鸟

都是不能如愿。她的长头发从不梳理，绞缠成了无数个死结，永远也梳不清。她称自己的头发为乱发，里面寄居着邪恶的精怪，它们把乱发绞在一起并慢慢使之衰老。

她常常拄一根满是疙瘩的拐杖，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同时咕咕哝哝地对自己说一些我不太懂的话。她皱缩着的小脸罩着一幅皱纹织成的密网，她那红褐色的皮肤，像烤得过火的苹果一般。她那萎缩的身体不停地颤抖，好像被一阵发自体内的风摇来摇去似的。她那因病而扭曲了关节的皮包骨的手指一刻不断地抖动着，与此同时，她那瘦长的脖子上的脑袋也在朝各个方向点来点去。

她的视力很差，透过深藏在浓密的眉毛之下的细小的眼缝窥视光线。她的眼睑像田地里耕得很深的犁沟。眼泪一刻不停地从她的眼角溢出，顺着她脸上深陷的皱纹流下，然后与她鼻中流下的粘液以及嘴中流出的多泡的唾液混为一体。她有时像一个灰绿色的老马勃菌，早已整个地腐烂了，就等着最后一阵风从里往外把那干枯的黑色灰尘吹掉。

开始我很怕她，她走近我时我总是闭上双眼，这种时候我唯一能感觉到的就是她身体发出的臭气。她睡觉从来不脱衣服，因为按她的说法，衣服能最有效地防止可能由新鲜空气吹进屋内的众多疾病的侵袭。

她声称，为了保证健康，一个人一年之内最多洗两次澡，圣诞节和复活节各一次就够了，甚至在这两次也只应稍微洗洗就行了，而且连衣服都不用脱光。她常常只用热水浸她那多瘤的脚，以减轻鸡眼、拇趾囊肿胀和长入肉内的趾甲带来的痛苦。难怪她一星期就要泡一至两次脚。

她经常用她那像花园里的耙子一样的颤抖的枯手抚摸我的头发。她鼓励我到庭院里去玩，要我去和她养的动物们交朋友。

后来我发现那些动物并不像它们表现的那么危险。我还能记住从前我的保姆对我读过的图书上有关它们的故事。这些动物有它们自己的生活，情爱和纷争。用自己的语言讨论一切。

母鸡们挤在鸡窝里，彼此推撞着争夺我抛给它们的谷粒。有些母鸡在成对地漫游，有些则在啄弱小的同伴，还有些在雨后地上的积水中各顾各地洗澡，或者是神气十足地蹲在它们的蛋上抖抖羽毛，接着很快就入睡了。

农舍的庭院里不时发生一些怪事。从蛋中孵出的小鸡有黑有黄，圆圆滚滚的，就像长着细脚会走路的小蛋。有一次，一只鸽子形单影只地飞入小鸡群中。显然它不受欢迎。当它拍着翅膀扬着灰尘降落在小鸡群中时，小鸡们都急匆匆地跑开了，它们被吓住了。鸽子蹑手蹑脚地走向它们，同时咕咕地叫着向它们大献殷勤，小鸡们却都冷漠地站着，只用轻蔑的眼光看着它。当鸽子走得更近时，它们无一例外地咯咯叫着跑得远远的。

有一天，正当那只鸽子像往常一样试图向母鸡和小鸡们展示它的友好时，一个黑色的小东西从云端直落而下，母鸡们尖叫着冲进了牲口棚，小鸡们则跑进了鸡窝。那个黑色的球状物像石头一样落下来。只有那只鸽子无处藏身，它还来不及展翅飞起，就被一只长着尖利勾嘴的强悍的鹰扑到地，还被狠狠地啄了几下。它的羽毛立即被血染红了。玛塔从棚屋里冲将出来，同时不停地挥舞着一根棍子，但是那只已经鹰平稳地飞到了空中，它的喙子叼着那只已毫无生气的鸽子。

玛塔在一座特制的小石园中养着一条蛇，石园被小心地用棚栏围着。那条蛇轻柔地在草丛之中蜿蜒滑行，同时不停地搅动它那叉子似的舌头，仿佛那是阅兵仪式上的一面旗帜。它对世界表现的是那样漠不关心，我一直没有弄清它是否注意到我。

被涂污的鸟

有一次，那条蛇藏进了它的隐秘住所的青苔深处，在那里呆了很长一段时间，既不吃东西也不喝水，它隐藏在那里做一些奇怪而神秘的事，对此甚至连玛塔都不愿发表任何看法。那条蛇再次露面的时候，它的头像一个油光发亮的李子。接着，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那条蛇静静地躺着，只有它那蜷曲的身体一直在非常轻微地颤抖着。然后它就从它的皮肤中爬了出来，突然变得更瘦小更年轻了。它不再搅动它的舌头了，却好像是在等待它的新皮肤变硬似的。它那半透明的旧皮完全被抛弃了，一些无礼的苍蝇在上面飞来爬去。玛塔满怀敬意地捡起了那张旧蛇皮并把它藏到了一个秘密的地方。像这样的蛇皮是治病的奇效，但是玛塔说我还太小，对这一切都不懂。

玛塔和我惊奇地观看了蛇的这场变形。她告诉我说人类的灵魂也以相似的方式抛弃肉体然后飞到上帝的脚边。在人的灵魂经过了长途跋涉之后，上帝用温柔的双手捧起它，吹一口气使它复活，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天使，或者把它打入地狱到火中受永恒的磨难。

一只红色的小松鼠经常来玛塔的小屋做客。在美美地吃上一顿之后，它往往在庭院里跳一个快步舞，把尾巴拍来拍去，吱吱地喃喃细唱，在地上跳跃、翻滚，把小鸡和鸽子们吓得要命。

这只松鼠每天都来拜访我，它坐到我的肩上，吻我的两耳、脖子和脸颊，轻轻地抚弄我的头发。在玩够之后，它就会穿过田地，返回到森林中去。

有一天，我听见一阵阵嘈杂声，于是就跑上最近的一块高地。我躲在灌木丛里，惊讶地看到村里的几个男孩在追赶我的那只松鼠。松鼠拼命地狂奔，试图跑进森林中躲避这场灾难。那些男孩朝松鼠前方猛扔石头，随便它不得不折回来。那家伙小的可怜终

究力不从心，它奔跑的步子减小了，放慢了。最后那些孩子好不容易捉住了它，但是它仍然勇敢地继续挣扎、撕咬。接着那些男孩俯向那个小动物，从一个罐子里往它身上浇了某种液体。我预感将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便绝望地竭力想找出一个办法帮助我的那个小朋友。但是已经晚了。

其中一个男孩从背在肩上的罐子里拿出一块冒着微火的木片，并且用它去触弄松鼠。接着他把松鼠扔到地上，松鼠身上立即窜起了火苗。随着一声几乎使我窒息的尖叫，那只松鼠一跳而起，像是要把身上的火抖落似的。但是它被火整个罩住了，只有那柔毛丛生的尾巴还摇摆了几下。那可怜的小家伙浑身冒着烟在地上滚了几下很快就一动也不动了。那些孩子继续观赏着，一边大笑，一边用棍子去戳松鼠小得可怜的尸体。

我的那位朋友死了，早上再也没有什么值得我等待了。我告诉了玛塔这一切不过，她对此好像异不明白。她含混不清地自言自语，进行祈祷，然后对屋子施行了她那秘密的巫术，以阻止死亡的入侵，按她的说法，死亡正潜伏在附近，正试图冲进屋来。

玛塔直感到恶心，她抱怨说她的肋骨有一阵剧痛，她那永远被囚禁在肋骨之下的心在不安地跳动。她告诉我上帝或魔鬼已降下一种疾病使另一个人死去，她的人生之旅随之到了尽头。我不明白为什么玛塔不像蛇一样抛弃旧皮重新新生活。

在我建议玛塔这样做的时候，她变得异常愤怒，咒骂我是一个亵渎神灵的吉普赛杂种，是魔鬼的亲属。她说病魔专爱出人意料地进入一个人体内。它也许就在马车上你身后坐着，也许在你弯着身子在森林中采摘草莓时它就会跳上你的双肩，或者在你乘船渡河时从水中爬出向你袭来。病魔往往无形之中狡黠地偷偷进入人体内，它可以穿越空气或河水而来，也可以因与一个动物或

被涂污的鸟

者另一个人接触而招致，甚至还会——说到这儿她警惕地看了我一眼——因一对紧挨着鹰勾鼻子的黑眼睛而降临。这样的眼睛，也就是吉普赛人或女巫的那种眼睛，能使人变成瘸子，带来瘟疫或者死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不许我直视她的眼睛甚至她养的那些动物的眼睛。假如我偶然直视了某一动物或者她自己的眼睛，她就会命令我很快吐三次唾沫并且在胸口划几个十字。

每当她用来烤面包的面团变酸时，她就会勃然大怒。她责骂说这是我对面念了咒语而造成的，因此她说作为惩罚，在两天之内将不给我任何面包吃。为了讨玛塔欢心，我小心避免直视她的眼睛，在棚屋内外走动时都闭上双眼，于是，我不是被家具绊倒，就是把提桶踢翻，或者是把花圃的花踩得一塌糊涂，我像一只突然被强光刺瞎了的飞蛾，飞到哪里都碰壁。同时玛塔收集起一些鹅的绒毛，把它们分撒到燃烧的煤上，她一边念符咒一边把鹅绒燃烧产生的烟吹得满屋子都是，目的是要核除我的咒语带来的晦气。

最后，玛塔就会宣告晦气被驱散了。她是对的，因为接下来烤制的面包都是美味可口的。

玛塔从不向她的疾病和痛苦屈服，她千方百计和它们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在病痛开始折磨她的时候。她往往会将一块生肉，剁成碎片后装进一个陶制坛子里。接着将把在日出时分从一口井中汲取的井水浇到那些肉沫上。然后将坛子深埋在屋子的一个角落。她说这样做会缓解她的痛苦，直到那些肉沫腐烂为止。但是后来，当痛苦再次袭来时，她又要辛辛苦苦地重复上面的事情。

玛塔从不当着我的面喝任何东西，也从不微笑。她相信假如她这样做了，那就替我提供了数她的牙齿的机会，而我每数她一颗牙齿，她的寿命就会减少一年。的确她没有多少颗牙齿。我意

识到她那个年龄对每一年都是非常珍视的。

我也在喝水和吃饭时努力不暴露我的牙齿。我还以那口暗蓝色的水井为镜子，对着它练习笑不露齿。

玛塔从不允许我捡起她落在地上的任何头发。众所周知，落下的头发，那怕只是一根，假如被邪恶的眼睛看见，也会引起严重的喉病。

每天晚上玛塔都坐在火炉旁，一边把头点来点去，一边咕叻咕叻地祈祷。而我则坐在她旁边思念我的双亲。我回想起我从前的那些玩具，它们现在也许被别的孩子们拿去了。我那只大大的玩具熊有一双玻璃眼睛，那架玩具飞机装有可以转动的螺旋桨，从机窗还可以看见乘客们的脸。还有那辆很容易推动的小坦克和那辆配有伸出的长梯的救火车。

当过去的景象变得更加清晰而真实的时候，我会觉得玛塔的小屋也一下子温暖起来。我能看见坐在钢琴旁的妈妈，能听清她唱的每一句歌词。我回想起了我4岁那年在做阑尾手术之前感到的恐惧，我回想起了医院光滑的地板，还有医生为了防止我躺下后再爬起来，而套在我脸上的氧气面具。

但是往日的岁月如我的老保姆的众多寓言一样，很快就化为乌有了。我真不知道我的父母能否再找到我。他们知不知道他们不应该当着长邪眼的人的面喝水或者微笑，以免这种家伙数他们的牙齿呢？我常常想起爸爸那不设防的舒心的微笑，不由得开始为他担心起来。他笑时露出那么多牙齿，假如一个长邪眼的人数了它们的话，他很可能会马上死去的。

一天早晨，我醒来时发现屋子里冷清清的。炉子里的火早已经熄灭了，玛塔还静静地坐在屋子中央，她的多层裙向上卷在膝上，她的光脚浸泡在盛满水的水桶里。

被涂污的鸟

我对着她一个劲地谈话，可是她却一言不发。我搔弄她的一只冰冷、僵硬的手，但是那骨节嶙峋的手指一动也不动。她的另一只手从椅子的扶手上悬下，就像无风的日子裡耷拉在晾衣绳上的湿漉漉的亚麻布。我抬起她的头，发现她那湿乎乎的眼睛好像在直勾勾地向上瞪着我。这种眼睛我从前只见过一次，那是在死鱼尸体从河中翻起的时候。

我推断玛塔正在等着更换皮肤，像那条蛇一样，在这种时候是不能打扰她的。尽管我拿不准该做些什么，我还是尽力保持耐心。

已是晚秋了，风摧折着脆弱的小树枝，横扫树上残留的枯叶，把它们吹到天上。母鸡们呆板地栖息在鸡棚上，恹恹欲睡，神情沮丧，偶尔厌恶地睁开一只眼睛。天气很冷，而我不知道该如何生火。我努力地和玛塔说话却激不起任何反应。她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盯着某种我看不见的东西。

我无事可做，只好重新去睡觉，我相信，等我醒的时候玛塔已在哼着她那忧伤的圣歌，在厨房里忙乎开了。但是我晚上醒来的时候，她还在泡脚。我开始觉得饿，也开始惧怕黑暗。

我决定把煤油灯点起来。我开始寻找玛塔藏起来的火柴。我小心翼翼地试图从架子上拿下灯来，但是灯在我手里滑了一下，一些煤油被泼到了地板上。

火柴怎么也划不燃，最后好不容易划燃一根，它又断了并掉进了地板上那滩煤油里。开始火苗还只是胆怯地停留在那里，喷出一阵蓝色的烟雾，接着它大胆地突进到了屋子中间。

屋里再也不黑了，我能清楚地看见玛塔。她好像没有注意到正在发生的一切。火焰已蔓延到墙角并爬上了她所坐的柳条椅的椅脚。但是她好像对火苗毫不在意。

屋子里再也不冷了。现在火苗已窜到了玛塔正在其中洗脚的木桶边。她一定感觉到那火焰的热力了，但是她却纹丝不动。我真佩服她的耐力。她已经在那儿静坐了一天一夜了，到现在还是纹丝不动。

屋子里很热了，火苗窜上墙壁，像葡萄藤一样蔓延而上。它们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像干豆荚被踩裂一样，尤其是当微风侵入窗边时更是如此。我站在门边，做好了跑的准备，不过我还在等待玛塔动弹。但是她仍然僵硬地坐着，好像没有注意到任何事情。火苗开始舔她那两只耷拉着的手，像一条温顺的狗可能做的那样。现在它们在她手上留下了紫色的痕迹并且向上攀援到了她那纠缠在一起的头发上。

众多火焰像圣诞树一样闪耀着亮光，接着它们变成了熊熊烈焰，在玛塔头顶形成一个尖尖的大帽。玛塔变成了一个火炬。火焰从各个方向温柔地抱着她。她那破烂的兔皮衣服的碎片不时地带着火苗落下，引得那只木桶里的水嘶嘶作响。在火焰的映照下，还依稀可见她那布满皱纹的松弛的皮肤，以及她皮包骨的双臂上那些苍白的小点。

我在冲到院子里时最后一次喊了一声玛塔。和屋子连在一起的鸡窝里，母鸡们在拍打翅膀，绝望地咯咯直叫。那头通常都很平静温顺的母牛此时也在哞哞直叫，用它的头顶撞牲口棚紧闭的门。我决定不等玛塔的许可，开始擅自去把那些母鸡放出来，它们歇斯底里地一冲而出，绝望地拍动翅膀企图飞起来。那头母牛终于撞翻了牲口棚的门，跑到一个远离火焰的地方观望事态，一边忧郁地反刍。

至此小屋的内部已变成一个火炉，火焰纷纷从屋子的窗户和孔洞里窜出，不祥地浓烟从着火的茅草屋顶不断地冒出了。我真

被涂污的鸟

为玛塔惊奇。她是不是真的对这一切漠不关心呢？难道她的魔法与咒语能使她免遭周围一切变成灰尘的火的侵袭？

她还没有从屋里出来。火变得叫人难以忍受了，我不得不跑到离火炉的最远处。鸡窝和牲口棚现在也着火了。一些被火吓坏的大老鼠在庭院里窜来窜去。一只猫的黄色眼睛里反映着大火，从漆黑的田地边盯着起火的棚屋。

玛塔没有跑出来，尽管我还是相信她会安然无恙地跑出来。但是当小屋的一面墙倒塌并吞没了烯得焦黑的小屋时，我开始怀疑我还能见到玛塔吗？

我觉得我看见在升上天空的烟雾之中有一个奇怪的椭圆形物体。是什么呢？那是不是玛塔的灵魂逃离大火奔向天堂呢？或者那就是玛塔本人，因火而获得新生，抛弃了从前硬硬的皱皮，正骑着一把喷着火焰的扫帚离开大地，像妈妈给我讲的故事中的女巫一样？

在我盯着烈火熊熊、火花四溅的小屋想入非非的时候，我被人的呼喊和狗的吠叫声惊醒了。周围的农夫们来了，玛塔从来就警告我要小心村子里的人。她说他们假如单独抓到我，会把我像一只长疥癣的猫一样淹死，或者用斧头劈死我。

我一看见第一批农夫进入火光所及的范围时，就开始跑了。他们没有发现我。我疯狂地奔跑着，不时踢着看不见的树桩和带刺的灌木，最后跌进了一条山谷里。我听见远处人们的喊声以及墙倒塌的声音，然后我就睡着了。

黎明时分我终于醒了，都差不多冻僵了。雾像蛛网一样罩在山谷之上。我重新爬上山顶，发现原来玛塔的小屋所处的地方只剩下一片灰烬和一堆被烧得焦黑的木头了。其中还不时升起缕缕黑烟，偶尔还能看到没有熄灭的火焰。

周围寂静无声。我相信现在我能在山谷里和我的爸爸妈妈相会了。我相信，即使在遥远的地方，他们也一定知道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难道我不是他们的孩子吗？假如在危难之际不与他们的孩子在一起，他们还算什么父母呢？

我大声呼唤他们，假如他们正在向我走近的话或许能听见。但是没有谁答应。

我很虚弱，感到又饿又冷。我根本不知道该做什么或到哪儿去。我的父母还没有来。

我直打寒颤，开始呕吐。我必须回村子里去找人帮我。我拖着青一块紫一块的双腿一瘸一拐地走过变黄的秋草，小心翼翼地朝远处的村庄走去。

第二章

我不知道父母到底在哪。我开始穿越田野走向农民们的小屋。十字路口竖着一尊正在腐烂的十字架，它一度是漆成蓝色的。十字架的顶上挂着一幅基督受难像，一双勉强可辨但又像是被泪水模糊的眼睛从画中凝视着空荡荡的田野和正在升起的太阳放射的红光。一只灰色的鸟站立在十字架的臂上，一看见我它就拍着翅膀飞走了。

烟薰味随风而逝，弥漫在整个田野。一缕细细的轻烟从那渐渐冷却的火场缭绕而上，进入冬天阴冷的天空。

我走进了村子，既冷又怕。农夫们的小屋半截建在地里，茅草屋顶搭得矮矮的，窗子都用木条紧钉着，它们拥挤地蹲坐在肮脏的道路两旁。

那些拴在栅栏上的狗发现了我，它们开始向我嚎叫，并试图挣脱链条的束缚。我害怕地站在路中间一动也不动，担心其中会有一条狗挣脱羁绊向我扑来。

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个不祥的念头，那就是我的父母不在这里，而且以后也不会到这里来。我一屁股坐到地上，又开始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呼唤我的爸爸、妈妈还有保姆。

我被一群男人和女人团团围住，他们用一种我听不懂的方言交谈着。我真害怕他们那可疑的神色和行动。还有几条狗，它们吼叫着要挣脱链条朝我扑来。

一个人用耙子捅了我的背一下。我跳到了一边。另一个人又用尖叉子刺了我一下。我又躲到另一边，同时大声地哭喊

着。

那群人变得更开心了。一个石头打中了我。我倒在地上，脸贴着泥土，不敢想像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干牛粪、发霉的土豆、苹果核、成把的沙子和小石头接二连三地朝我砸来。我用双手捂住脸，对着路面上厚厚的尘土大声尖叫。

有个人从地上猛拉起来。一个高大的红发农夫用力抓住我的头发把我拽向他，同时用另一只手扭着我的耳朵，我绝望地反抗着。那群人尖声大笑起来。那个红发男人把我推来撞去，同时用他的木屐使劲地踢我，整个人群狂笑起来，男人们捧着肚子，一个个笑得东倒西歪，同时那些狗都挣扎着企图靠近我。

一个拿麻布袋的农民推开人群走过来，他抓住了我的脖子并且那个麻布袋套住了我的头到了我头上。然后他把我扔到了地上并且使劲把我身体的其他部分往恶臭的黑淤泥里压。

我拳打脚踢又抓又咬地反抗，但是我的后颈被重重地打了一下，跟着就失去知觉。

我醒来时浑身疼痛。我被紧紧地装在了麻袋里，扛在一个人的肩上透过麻袋我能感觉到他一直在冒汗。我头顶的麻袋被一根绳子紧紧地扎着。我试图挣脱出来，那个男人把我扔到地上，狠狠地踢了我几脚害我头晕眼花，气都喘不过来。我一动也不敢动，缩成一团坐在地上，好像是昏迷了一样。

我们到达了一个农庄，我嗅到了大粪的气味，还听到了山羊的咩叫和一头母牛的哞哞声。我连同麻袋被砰地一声扔在一间小屋的地板上，有一个人开始用皮鞭狠狠地往麻袋上抽打。我像被火烧着一样，猛地一挣扎，麻袋扎绳处一下裂开，我从袋里蹦了出来。那个拿皮鞭的农民站正在那里，他用皮鞭猛抽

被涂污的鸟

我的双腿，他不停地抽打我，我像只松鼠一样在屋里跳来跳去。一些人走进了我受刑的房间：一个系着一条污迹斑斑的围裙的妇女，几个小孩，他们像蟑螂一样从羽毛褥垫床和火炉后面爬出来，还有两个雇农。

他们将我围住，其中一个试图触摸我的头发，在我转向他时，他很快缩回了手。他们对我评头品足了一番，尽管我不太懂他们的话，但是很多次听我见他们说到“吉普赛人”一词。我试图告诉他们些什么，可是我所说的语言以及我说话的方式只是使他们咯咯发笑。

把我带到这里的那个农民又开始抽打我的小腿。我跳得越来越高了，同时，那些小孩和大人在一旁哈哈大笑。

我被关进一间小小的柴草房，只得到一小块面包做为晚餐。鞭子抽打的伤口火辣辣地作痛，我怎么也睡不着。柴草房一片漆黑，我听见大老鼠在我周围匆忙地跑来跑去。每当它们爬上我的双腿我就发出一声尖叫，吓得睡在墙那边的母鸡们惊叫不已。

以后的几天里，周围的农民带着全家来到小屋，那道勾勾的目光象要把我看穿一样。小屋的主人专抽我那个伤痕累累的双腿，目的是让我像青蛙一样蹦跳。我差不多是赤裸着身体，因为身上只套着那个农民给我作衣服的破麻袋，他在麻袋的底部开了两个洞，一条没有裤管的裤子就做成了。在我因挨打而上下蹦跳时，那条麻袋裤子不时地从我身上滑落，这时男人们哄然大笑，女人们嗤嗤窃笑，乐不可支地看着我尴尬地遮拦自己的小雀雀。我直视其中几个人的眼睛，他们都立刻把眼睛避开，或者是连吐三口唾沫，然后低下眼。

有一天，一个被称为“智者奥伽”的老太婆来到小屋。那